

# 析疑匡谬 辩明正义

——评孙虹《梦窗词集校笺》

钱锡生

(苏州大学 文学院, 江苏 苏州 215123)

孙虹教授的新著《梦窗词集校笺》已于2013年12月在中华书局出版,全书共一千四百余万字,集汇校、汇注、汇考、汇评于一体,汇校底本采用彊村丛书本《梦窗词集》,校本有31种之多,还有各类选本15种,几乎穷尽了与梦窗词相关的所有版本;汇注对前此各种注本不捐细流,广泛吸纳,但又推陈出新,纠正诸家笺注有数百条之多;汇考则以梦窗生平行踪为本,结合时、地、景而考之;汇评也有很多补充,仅过录海内孤本的批校语就有9种。全书洋洋洒洒,汇为大观,这是她继《清真集校注》后的又一部力作,更是梦窗词研究史上一部集大成式的作品。

吴文英词的笺注,前有杨铁夫的《吴梦窗词笺释》(该书最早为1936年无锡民生印书馆印本,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有陈邦炎、张奇慧校点本),后有吴蓓的《梦窗词汇校笺释集评》(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),他们都是四明功臣,其笺也都是集成之作。孙虹的新笺与之相比,有什么新的特点?综观全书,规模宏大,难于一一尽言,本文主要围绕其“考辨”一栏,谈一些认识和体会。

## 一

杨铁夫的《吴梦窗词笺释》在20个世纪30年代出版,是最早一部对梦窗词进行全部笺释的著作,在上个世纪一直独领风骚、影响巨大。杨著最重要的工作是对梦窗情事作了全面的考索,他在《吴梦窗事迹考》中云:“梦窗一生艳迹,一去姬,一故妾,一楚伎。”<sup>[1]36</sup>并一一罗列有忆姬之意的词,其中有15首为重到苏州时作,有12首是编年词,有70首是无编年词,认为梦窗忆姬之作有97首之多。他

在笺释《琐窗寒·玉兰》时又说:“梦窗忆姬之作,居全集四分之一”<sup>[1]3</sup>。实际上,杨氏笺为忆姬之作的,有115首,梦窗词共有340,这一比例约占其全集三分之一。

孙著对这一论断表示怀疑,认为杨铁夫的这种诠释方法,是把普泛意义上的爱情甚至非爱情词作狭义化,是一种泛“本事”化阐述。<sup>[2]</sup>她在对这些梦窗词进行逐一考辨的基础上,否定了绝大多数所谓的“情词”。

如:《瑞鹤仙·丙午重九》(乱云生古峤),杨笺:“丙午为姬去后第三年,此因登高节忆姬作。”孙考辨云:“此词为重九感今怀昔,是随幕史宅之再度客杭叹留滞之作,无一语涉及所谓忆姬。”<sup>[3]78</sup>

《一寸金》(秋压更长),杨笺:“因幌挂而不垂,显是独宿情景,其亦有忆姬之意与?”孙按:“此词无一语涉及所谓苏州遣姬,且是梦窗节令词中少见的不入闺房意的重九抒怀词。”<sup>[3]161</sup>

《六幺令·七夕》“露蛩初响”,杨笺:“此是七夕忆姬之作。”孙按:“此为节序词……不干所谓去妾遣姬之事。”<sup>[3]506</sup>

《月中行·和黄复庵》,杨笺:“此亦忆姬之词。”孙按:“此词写苏州重九夜。与友人感怀今昔,非忆姬之作。”<sup>[3]725</sup>

《永遇乐·探梅》(阁雪云低),杨笺:“此是冶游中忆姬之词。”孙按:“此为冬至节序词,冬至日作探梅之游,非冶游也。”<sup>[3]1058</sup>

《荔枝香近》“睡轻时闻”,杨笺:“此亦七夕忆姬之作。”孙按:“此词应是就七夕词中固有的爱情承载,对比人间情爱泛泛言之。”<sup>[3]534</sup>

《扫花游·春雪》,杨笺:“此为重到西园忆姬之

[收稿日期] 2014-09-15

[作者简介] 钱锡生(1962—),男,文学博士,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。

作。”孙按：“此为咏春雪词。”<sup>[3]408</sup>

孙虹认为这些词绝大多数是节序词和咏物词，而非忆姬之作。她的结论是建立在扎实的考辨基础上。首先，她抓住了两个关键点来进行辨析：

一是《琐窗寒·玉兰》“汜人”等词语的版本考据。此词是梦窗词集的开卷之作，也是杨铁夫笺释本建立“苏州去姬”词群的逻辑起点。杨笺云：“此词更于姬之来踪去迹，详载无遗，可作一篇‘琴客小传’读。”<sup>[1]3</sup>然而杨笺此说的前提却是没有版本依据的“汜人”之疑改以及“海谷”之径改，原文起首五句应为“绀缕堆云，清腮润玉，记人初见。蛮腥未洗，梅谷一怀凄惋。”杜文澜本校曰：“‘记人’疑‘汜人’之误。”后出诸本皆从杜本之疑改作“汜人”，杨笺又误作“汜人”，从而使唐沈亚之《湘中怨解》中太学进士郑生与鲛宫仙女汜人的爱情传说，龃入了这首赋咏兰花词的阐释中。而“梅谷”，彊村四校本径改为“海客”，也属不妥。同时，孙虹提出，此词咏“玉兰”，如要用“汜人”典，必须同时满足三个前提：一是有“重见”之义，二是出自楚湘，三是水中花卉，方可两相比拟。然而玉兰生于幽谷而非水中，所以不能满足第三个条件。“梦窗用典极为谨严，不可能咏谷中兰花却滥误及此。”<sup>[3]12</sup>因此，孙虹的结论是：“此词有可能寓入了词人的爱情体验，但不能以莫须有的‘汜人’为影事把《琐窗寒》阐释成爱情实录。”<sup>[3]12</sup>

二是对梦窗词中“燕”意象的考辨。孙虹认为：“杨铁夫之所以对梦窗词进行‘泛本事化’阐述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梦窗词中‘燕’字的出现频率极高。我国古代文学中，‘燕’确实可以作为姬妾的代名词。”<sup>[3]59</sup>然而杨铁夫对梦窗词中出现的“燕”字，几乎都解作了“去姬”。而持同样见解的人也很多，夏承焘在《天风阁学词日记》中采纳周癸叔意见，将燕作为歌妓之名：“考得梦窗有二妾，一名燕，湘产。”<sup>[4]125</sup>而吴梅在《汇校梦窗词札记》中也提到过：“梦窗词中所用‘燕’字，泰半指人。如上《瑞鹤仙》词云：‘最无聊，燕去堂空’，及此词下叠‘总难留燕’，皆是也。《绛都春》词题：‘燕亡久矣，京口适见似人。’则质言之矣。”<sup>[3]59</sup>

孙虹认为，梦窗词中大部分“燕”意象不能作这种截然的划分，其蕴含的意义，至少有四种情况与所谓姬妾爱情无涉：一是词中多处用杜甫《发潭州》“檐燕语留人”诗意，表现惜别情怀。二是用王谢堂前燕、旧巢新燕意象表现盛衰今昔之感。三是借写身如社燕、天涯为客之羁思；甚至人不如燕的况味。四是以“莺燕”泛称游女、歌妓或称贵人家姬妾。<sup>[3]60</sup>

即使是与爱情有关，此“燕”也不一定有特定的对象，梦窗词中有三首出现“莺燕”意象并且显寓“本事”的词作，分别是《绛都春·燕亡久矣，京口适见似人，怅怨有感》：“南楼坠燕，又灯晕夜凉，疏帘空卷。”《昼锦堂》：“难忘处，犹恨绣笼，无端误放莺飞。”《新雁过妆楼》：“宜城当时放客，认燕泥旧迹，返照楼空。”孙虹认为这些人皆为与梦窗有过密切接触的歌妓，“这些词作中的爱情对象仍然不是所谓‘苏州去姬’（‘苏州遣妾’），而是与歌妓之间的情感纠葛。”<sup>[2]125</sup>

其次，她针对具体作品作具体分析。有的词仅是咏物词，在咏物中表现了词人之心志。如《庆春宫》“残叶翻浓”，杨笺：“此为在伎席忆姬之作。”孙按：“此为咏荷之作。词人透过吟咏莲荷及云英未嫁之典，抒写虽未遇于时，却未肯俯仰俗流之心志。”<sup>[3]273</sup>《过秦楼·芙蓉》（藻国凄迷）同样如此，杨笺：“此为重到西园忆姬之作。”孙按：“词与《庆春宫》（残叶翻浓）同为咏荷兼写虽未遇于时，却未肯俯仰俗流之心志。”<sup>[3]458</sup>

有的词通过考辨其创作时、地，也可否定其情事之说。如《诉衷情》“阴阴绿润暗啼鸦”，杨笺：“此亦是忆姬之词。”孙按：“此词应写于宋亡之后。”理由有三，其一，词中有“红云深处春在，飞出建章花”，建章花代指南宋宫殿，此词凭吊之意甚显。其二，词中“陌上断香车”实寓今昔隔世之感。其三，此词或亦同汪元量一样，是曾为赵氏（嗣荣王）门客的泣血洒泪之作。<sup>[3]684</sup>《点绛唇》（卷尽愁云）亦写于同一时间，杨笺“说灯前事者，姬尚在时也”。孙按：“此词应同写悯周之悲，是亡国后写于杭州。”<sup>[3]677</sup>既然是宋亡之后的词作，自然是关乎国事而无关乎情事。

孙虹虽然否定了杨铁夫将梦窗词作泛“本事”化阐述，但又认可梦窗词中有艳情本事，只是数量不多。她认可杭州亡妓说，在《渡江云·西湖清明》（羞红颦浅恨）中的“考辨”中云：“梦窗与这位西湖歌妓曾有一段情事，后来此歌妓离杭，此写访之未遇。”<sup>[3]32</sup>除此词外，还有五首，“这些词作记录了梦窗与彼美西湖相识，送别至西兴渡口，屡访不遇及悼亡的全过程。”她还在《吴梦窗杭州情词及“亡妾”、“亡姬”辨说》<sup>[5]</sup>一文中，对前贤总结的吴梦窗词作中十四首杭州情词进行了勘比剔抉，认同其中四首，另外加上三首相关情词，共七首词作构筑了杭州情词完足的“自证链”。

孙虹也认可苏州恋情说，只是否认其为在苏州时的家姬，而是一位营妓。在笺释《瑞鹤仙》“晴丝

牵绪乱”时云：“梦窗集中未见分毫纳娶蛛迹，称姬称妾未能相宜。”<sup>[3]68</sup>在笺释《扫花游·送春古江村》时云：“杨笺意谓此时姬尚在苏州，同居西园，因不及姬。遍检梦窗情词，共居西园之所谓苏姬其实未曾有也。”<sup>[3]421</sup>

孙虹还认可杨铁夫的楚伎说，并进一步具体化。她在对《满江红》进行考辨时称：“梦窗集中共有五首与重午相关的词作……所有重午词作，都与扬州纠结不解。考梦窗于杭京游戏幕期间曾游楚州，必经之路为淮南东路大都督府所在地扬州。年轻时的淮安之行曾在扬州逗留，结识一位歌妓，并与其共度重午……梦窗一生艳迹，除苏州营妓、杭州亡妓之外，尚有此扬州歌妓。”<sup>[3]127</sup>

## 二

吴蓓的《梦窗词汇校笺释集评》出版于2007年，共76万余字，该著在体例上，“汇校”之外，又加“声律”，“笺释”之后，又有“集评”。在汇校上采用五本对校，在排序上将同调之词放置一起，在笺释上采用逐句推求，逐字注释，可谓体例新颖，资料周全，后出转精。

吴笺的目标是，“力争纠正前人缺失，尽量解答以往梦窗词解读过程中留下的疑难问题。”<sup>[6]15</sup>其中，她最重要的纠正是全面批驳杨铁夫的“情事说”。在其《梦窗词汇校笺释集评》及论文《梦窗“情事说”解构》<sup>[7]</sup>中，她认为杨铁夫的“情事说”类似于《红楼梦》研究中的“索隐派”，由它造成了梦窗词的大量误读现象，这又反过来加重了梦窗词的晦涩难懂。为此，她提出了一个颇具创意的“骚体造境”法。所谓骚体造境法者，是以男女之情喻亲友之爱，比附于屈原香草美人之思。

吴文认为：“总之，男人可以假扮作女人，或者说通过女性角色来言事，是诗词本身的传统。梦窗在这些酬赠之作中频频运用的正是这一种传统的手法。”<sup>[7]58</sup>“这种骚体造境法，在梦窗集中绝非偶一为之，而是有相当的篇幅。”她认为：“我们实在不应忽略，梦窗集中，骚体造境的符号俯拾即是。”<sup>[6]前言10</sup>她在其前言中一口气举了梦窗酬赠词中26首之多，认为这些词采用了“骚体造境”，而吴笺中共界定梦窗集中有58首词为“骚体造境”的代表。

如她在笺释梦窗《解语花·立春风雨中钱处静》一词时云：“梦窗于赠别词中巧设情境，隐去自我身份，用妇人代己言，以男女之情言友朋之情，譬若词中‘骚体’。”“前贤不审此种手法，解词难免支离其意。”<sup>[6]126</sup>在笺释梦窗《绛都春·燕亡久矣，京口适见是人，怅怨有感》一词时，吴文云：“这个‘燕’，

完全可能也是一位男人，是梦窗的一位朋友，或许是他所曾依附的一位权贵（比如梦窗投赠最多的史宅之即早逝）。在他死后多年，梦窗偶然于京口见到一位与他面貌神情（词中说最相似的是眼睛）相似的人，于是激发一段回忆感慨。用‘骚体造境’法演绎，于是便成为这样一段凄怨的‘情事’。”<sup>[7]61</sup>她还断言：“梦窗集中会有真实的感咏爱情的作品，但在数量上并不太多。”<sup>[6]前言11</sup>吴蓓对自己的这一发明颇为自信，她在其论文中说：

“骚体造境法”，帮助我们确立了这样一种理念。当这种理念上升于整个梦窗词的观照时，我们所获得的，是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：原先的枝蔓纠缠，如今一通而百畅；原先的疑窦郁积，如今冰释而雪消；原先的十步之外不见森林，如今但见眼底苍郁一片，生机原发。总之，于梦窗词，我们看到的是全然不同于以往的景观。”<sup>[7]60</sup>

孙虹在《梦窗词集校笺》中对吴蓓的这一重大“发现”基本不予置评，只是在《瑞龙吟·送梅津》一词的集评中引述了吴蓓的这一说法。但后来孙虹专门为此撰文《梦窗词“骚体造境”阐释法献疑——与吴蓓女士商榷》<sup>[8]</sup>，对吴蓓作为“骚体造境”典例的若干首词，她逐条重加按语进行了辨驳：

如《瑞龙吟·送梅津》，吴笺：“此亦梦窗‘骚体造境’酬赠法。”孙按：“此词戏仿梅津丽情笔意，却无涉男女爱悦。”<sup>[8]80</sup>

《水龙吟·用见山韵饯别》，吴笺：“此词颇用‘骚体’，作者托身女子，以男女情喻友谊。”孙按：“此词运典涉及宫人韩氏与儒士于祐的爱情故事……于祐与被遣放的宫人缔结姻缘事属偶然，凿空为实言之，则有违君臣之大体。”<sup>[8]81</sup>

《倦寻芳·饯周定夫》，吴笺：“此词亦用‘骚体造境法’送行，以男女私情寄友情谊。词人以花、美人自托。”孙按：“此为梦窗集中不多见的脉络井井的送别词作：上阕先写苏州送别，再写二人情谊，并遗憾不能同往杭京行乐。下阕先写对友人宦途的祝愿，再写友人在苏州时，居杭妻子的思念，以及赴阙之后的琴瑟和谐与西湖游冶。词中虽然浸润着对友人的怀念，但未尝以‘美人自托’。”<sup>[8]80</sup>

由上可见，孙虹否定了吴蓓的“骚体造境”说。她认为造成吴蓓此说的缘由，一是失注误注。如《风入松·麓翁园堂宴客》：“欢宴良宵好月，佳人修竹清风……贞元供奉梨园曲，称十香、深蘸琼钟。”吴笺云：“‘欢宴’二句入‘宴’题。用男女欢会事作喻，梦窗惯常手法。佳人：喻指宾客。修竹清风，喻

宾客清雅、温煦、倜傥的风仪。”“‘称十香’二句表面写美人侑觞，实承上片‘佳人’之喻写‘朝士’们（宾客）觥筹交错的情景。”<sup>[6]462</sup>又如《烛影摇红·钱冯深居，翼日其初度》：“正西窗、灯花报喜。柳蛮樱素，试酒争怜，不教不醉。”吴笺云：“西窗，梦窗借美人而自喻，谓当相候于西窗之下，剪烛相庆。……柳蛮樱素，如集中‘红围’之用，借喻届时满座高朋。”<sup>[6]552</sup>孙虹在论文中通过对这些词语典故的详细疏解，认为吴笺多有很多误注或失注之处。二是过度推阐。如“围红”意象。吴蓓认为：“梦窗不仅习惯于将自己比作美人，他还时常将朋友化作女身，如果是一帮朋友，他就用‘围红’意象来拟之。”<sup>[7]60</sup>如她在笺释《庆春宫》“别岸围红，千艳倾城”时，虽然交代了“围红”一词的出典：“五代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载：唐申王冬日苦寒，令官妓密围而坐，以御寒气，谓之妓围。”但吴笺又按云：“梦窗集中多用围红意象，未可迻作妓席解。此乃梦窗借屈骚之法，当领其作意。此首以围红托喻百花，解时当从尘俗之意脱略出高致。梦窗别处多借‘围红’以花草事喻友朋情，围中之人，非必侑酒之妓，实多指高朋之辈也。前人解读梦窗词，常于此等处误解，不可不审。”<sup>[6]133</sup>后来她在论文中进一步发挥道：“梦窗集中的‘围红’意象，却不可径依现实而解。我们既肯定了‘骚体造境法’，此‘围红’也就不妨看作是此种手法的一个构件，或者说是零件。……如果读此词句，脑中出现的真是歌伎的身影，那么便是曲解了词意。”<sup>[7]60-61</sup>与“围红”意象相似的，还有蛮素、燕、西园等。如梦窗《霜叶飞·重九》“记醉踏南屏，彩扇咽、寒蝉倦梦，不知蛮素。”吴文云：“这里的‘蛮素’，很可能是‘骚体造境法’的又一个零件，它所指代的，乃是昔日的同性好友。”<sup>[7]61</sup>这些说法想象臆测的成分很多，不太符合梦窗词的本意。

孙虹认为：词人之间的酬酢饯别，难入缠绵之情，与词之体性略相龃龉，所以梦窗此类词作往往兼代赠主妻妾叙意，以“闺房”增益妩媚之意态。但梦窗的这类酬酢词，皆为写实之境。这就解释了梦窗酬酢词中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“闺房”的现象。同时，孙虹又指出：“吴氏‘骚体造境法’，狭义地坐实了词中男女角色转换，得出的结论有可能背离词人作意。”<sup>[8]79</sup>她通过对梦窗这些词的重新疏解，认为：“阐释梦窗词，必须以词集为中心，旁涉典制、物性等等；一论所出，赅及数卷。吴氏多因失注误注，或过度推阐，梦窗词作被进行了‘易性’阐释，这非但没有解构前贤笺注中合理的爱情因素，反而消解了其词七宝眩曜的美感价值，恐未能对梦窗深旨抉

微发覆也。”<sup>[8]83</sup>

由此，孙虹把杨笺列于苏姬杭妾的泛“本事”化阐释、吴笺列于“骚体造境”的词作，通过考辨从方法论上动摇了其根本，使之全部各归其类，还原梦窗词本来面貌。

### 三

梦窗词研究，除杨笺、吴笺之外，还有很多前贤与当代学者，孙虹在前人基础上，接踵继起，愈推愈密。在其“考辨”一栏中，她用力最多的是对前人成说的一一辨驳，主要围绕三个方面。

一是辨明创作时间：书中《梦窗编年词一览表》共得编年词154首。除梦窗注明干支的12首，郑文焯考出“新词稿”作年的16首，及夏承焘、刘毓崧、吴熊和、钟振振系年数首之外，新考编年词近百首。

如辨《瑞龙吟·送梅津》作于淳祐十年秋天：“夏笺此词曰：‘词及垂虹桥、齐云楼并有“西湖到日”句，盖在苏送梅津赴杭。’并确定写于淳祐七年（1247），杨铁夫、刘永济亦倡和此说；实误。……此词实为钱送梅津外任的词作。……是淳祐十年秋天写于苏州。”<sup>[3]591</sup>

辨《贺新郎·为德清赵令君赋小垂虹》作于宝庆二年（1226）。朱笺、夏笺通过南宋德清赵姓县令的比勘，考定此词写于嘉定十七年（1224）赵善春任上。孙据《德清县志》（卷之五）“职官表”：“赵善春，嘉定十七年任。黄鍾，绍定元年任。”表明赵善春自嘉定十七年（1224）至绍定元年（1228）四年皆任德清。而该词显示，梦窗为赵令君任上重到刘郎，而“记留连、空山夜雨，短亭春酒”，表明初游德清是空山新雨之秋，短亭饯别则为“春酒”，此次再游是“官梅清瘦”之初春，其间的时间跨度最少是三年，故知此词至早也应写于宝庆二年，此时赵善春仍在德清任上。<sup>[3]741</sup>

辨《瑶华·分韵得作字，戏虞宜兴》，作于淳祐三年（1243）十二月。词曰：“有秀荪、来染吴香。”表明写于吴地，与梦窗在苏幕时间相符的虞姓宜兴知县，唯虞虢一人。《咸淳重修毗陵志》（卷十）秩官门：“宜兴。虞虢，淳祐三年十二月。”可以确证此词的写作时间，词中“冰渐细响长桥，荡波底蛟腥，不涴霜镌。”“冰渐”云云，可与写于深冬十二月互为印证。<sup>[3]1595-1596</sup>

辨《踏莎行·敬赋草窗〈绝妙词〉》，作于宋亡之后。朱笺词题“绝妙词”为周密词集《蘋洲渔笛谱》，但周密《浩然斋雅谈》三次自称《绝妙好词》为《绝妙词》，而据夏承焘《周草窗年谱·草窗著述考》：“草窗此书（《绝妙好词》）自选其‘送陈允平被召’词及

《乐府补遗》题白莲词，结集必在宋亡之后。”梦窗既赋周密结集于宋亡之后的词选《绝妙好词》，又隐括吊唁故国词中警句，可以确证卒于宋亡之后。<sup>[3]1736-1737</sup>

二是辨明创作地点。梦窗一生行踪不定，四处漂泊，他的词也表现了各处的名山胜水和人文古迹，孙虹通过对其创作地点的考辨，进一步细化了梦窗的行谊。

如辨《西河·陪鹤林先生登花园》，其园林在绍兴。张如安在《吴梦窗生平考证二题》<sup>[9]</sup>一文中提出：“袁正献即袁韶之父袁燮，所筑‘是亦楼’在甬上（今浙江宁波）。”孙按：“袁韶非袁燮之子，而是袁升之子。”“朱、杨、张等前贤时彦皆以为袁园即四明袁氏园……对照袁燮所记其园始末规模，其中不能无疑焉……会稽正有名为‘花园’的园林，其依稽山傍镜湖的建制与词中所写相仿佛。”<sup>[3]542</sup>

辨《烛影摇红·麓翁夜宴园堂》，其园堂在杭州。“云麓园在何地，吴熊和、钟振振二位先生持论与杨铁夫相同，认为云麓园在四明月湖。然就此词内证看，史氏云麓园在杭州。梦窗另一首赠史氏的词作《水龙吟·云麓新葺北墅园池》中有‘好山都在西湖，斗城转北多流水’，明写有园池在杭京。此词中‘银台双引’、‘香沾袖’、‘签声转漏’明显写朝官夜直的生活状况。”<sup>[3]1146</sup>

辨《醉桃源·赠卢长笛》，其沙河塘在杭州。吴梅《汇校梦窗词札记》：“今苏州娄门外有沙河，中有堤，俗名沙河塘。梦窗此词，当在苏作。”孙虹据词中“沙河塘上旧游嬉”：杭州沙河塘为嬉游之地，而苏州沙河塘并非游赏胜地。又据词中“断肠吴苑草凄凄，倚楼人未归”，卢长笛是吴人，沙河塘若在苏，则不必说“人未归”，故吴说非。<sup>[3]702</sup>

辨《瑞鹤仙·赠道女陈华山内夫人》，其华山是无锡惠山的古称。吴熊和引范成大《吴郡志》：“华山，在吴县西六十三里。”孙虹引陆羽的《游惠山寺记》：“惠山，古华山也。……华山上有一方池，池中生千叶莲花，服之羽化。”《无锡县志》也有惠山金莲池的记载。这里是禅流道伴的修行乐土，陈氏“华山”是沿用无锡惠山古称所起的道号，兼指修道地点。<sup>[3]112</sup>

辨《尉迟杯·赋杨公小蓬莱》，杨公小蓬莱在湖州乌程县。朱笈、夏笈以为“杨公小蓬莱”在衢州，杨公为衢州太守杨彦瞻。张如安《吴梦窗生平考证二题》一文引《光绪乌程县志·金石》，考出此词中的“小蓬莱”应归属“云溪隐杨氏”<sup>[9]53</sup>，但其引文多处错讹。孙虹据清《南浔镇志》：“端石棋枰刻字。

有‘宋绍定辛卯六月既望刻石’。云溪隐□氏小蓬莱棋局。明嘉靖癸亥纪泉石改制。”结合镇志所载明代纪官《重得石枰记》，进一步考出词中“湖阴”指洞庭太湖之南，云溪指杨氏小蓬莱西面的“溪塘”。此地宋属乌程，正是梦窗年青时曾游历的地方，集中《惜红衣·余从姜石帚游苕霅间三十五年矣，重来伤今感昔，聊以咏怀》，即是晚年再游故地的词作。<sup>[3]21-23</sup>

三是辨明交游人物。梦窗一生交游广泛，杨铁夫《吴梦窗事迹考》罗列交游六十余人，孙虹在此基础上，新考得沈晦、虞虢、孙德之、李宗勉等人，共得交游八十多人。

如辨《西平乐慢·过西湖先贤堂，伤今感昔，泫然出涕》，其赠主对象为袁韶。张如安在《吴梦窗生平考证二题》指出词中“歌断宴阑，荣华露草，零落山丘，到此徘徊，细雨西城，羊昙醉后花飞”数句，化用温庭筠《经故翰林袁学士居》诗意：“西州城外花千树，尽是羊昙醉后春。”采用藏姓名笔法，通过化用故实点出了凭吊对象为袁学士，即先贤堂创建人袁韶。<sup>[9]55</sup>孙虹认为张说可从，“但其中仍有疑窦，这就是梦窗词作一般都不忌讳写出赠主，此词却闪烁其辞，其中的原因可能与史家所称理宗‘端平—淳祐更化’有直接关系。”袁韶生前为显宦，身后却寥落，这与“端平更化”有关。袁隶属史弥远同党，是台谏攻击的对象，所以梦窗对赠主不便直言，闪烁其辞。<sup>[3]567</sup>

辨《绛都春·钱李太博赴括苍别驾》，其李太博为李宗勉。朱笈：“疑此太博即李伯玉。”孙虹认为此李太博非李伯玉，“然《绛都春》送行地为‘吴苑’，赴官地为台州，现存史料中李伯玉两无其事，定非李伯玉。”<sup>[10]272</sup>“勘比《宋史》及相关史料，梦窗在苏州仓幕时间内李姓曾任太博、且赴台州任者，亦仅李宗勉一人。”<sup>[3]1074</sup>

辨《瑶华·分韵得作字，戏虞宜兴》，虞宜兴为赴任宜兴知县的虞虢。雍国公虞允文的孙辈。夏笈：“词云：‘秋风采石，羽扇挥兵’，又云：‘有秀荪、来染吴香’，必允文孙曾也。”但这位曾孙是谁，夏笈语焉不详。孙虹据元郑元祐《蜀虞处士墓碣铭》，知墓主虞炫是虞允文六世孙，而虞虢是虞炫的曾祖父，也就是虞允文的曾孙。高斯得《淳安县修狱记》更为确证：“虞君名虢，乾道宰相忠肃雍公之曾孙。”荪，香草名，与“孙”谐音。因可确考词作赠主为虞允文的曾孙虞虢，又据《咸淳毗陵志》：“宜兴。虞虢，淳祐三年十二月”，知其时他赴任宜兴知县。<sup>[3]1595-1596</sup>

辨《齐天乐·毗陵陪两别驾宴丁园》，两别驾为王龙荣与孙德之。此词属“新词稿”，作于淳祐三年（1243）。吴熊和《梦窗词补笺》据《咸淳毗陵志》，考定此年通判为譙习、添差通判为王龙荣：“譙习，淳祐元年，朝奉郎。三年八月满。”“王龙荣，淳祐二年九月至三年十一月。十二月离任，寻除太学博士。”但孙虹从词中有“渐风雨西城，暗欺客帽”，考知此词写于九月初重阳节前，而此时譙习已秩满离任，不能有九月丁园之游。又据《咸淳毗陵志》载：“（通判）孙德之，淳祐三年闰八月，奉议郎。”因此梦窗陪游的对象应是王龙荣和接任譙习的孙德之。<sup>[3]363</sup>

总之，《梦窗词集校笺》通过对梦窗词的汇校、汇笺、汇考、汇评，将梦窗词的研究融会贯通，向前推进了一大步。孙虹精于考辨，敢于自立，对梦窗词研究中的疑难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和深入细致的辨析。薛瑞生先生在序言指出：“予观是编，对梦窗词研究的最大贡献，将在是焉。作者不废前哲今贤考据之功，又不囿于前贤今哲考据之失，对梦窗仕履行实及其交游进行考证。……即此一端，谓为梦窗功臣当不虚美。”<sup>[3]（序P5）</sup>此洵为知言。同时，作为一部新著，百密一疏，也不乏可商榷之处。如对梦窗生卒年的考订，还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，尚无不可移易之铁证；对梦窗情事，增加了扬州歌妓说，认为所有的重午词，都与她有关，这也仅为一家之

言。但这些观点，对我们进一步走近梦窗、了解梦窗的生平事迹不无裨益，相信此书的出版将会使梦窗词研究，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水平和认知高度。

## 〔参 考 文 献〕

- [1] 杨铁夫. 吴梦窗词笺释[M].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1992.
- [2] 孙虹. 梦窗词泛“本事”化阐述献疑[J]. 文学遗产, 2010, (4).
- [3] 孙虹. 梦窗词集校笺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3.
- [4] 夏承焘. 天风阁学词日记[M]//夏承焘集: 第五册. 杭州: 浙江古籍出版社, 1997.
- [5] 孙虹. 吴梦窗杭州情词及“亡妾”、“亡姬”辨说[J]. 江南大学学报(人文社会科学版), 2010, (6), 92—97.
- [6] 吴蓓. 梦窗词汇校笺释集评[M]. 杭州: 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07.
- [7] 吴蓓. 梦窗“情事说”解构[J]. 浙江学刊, 2008, (6).
- [8] 孙虹. 梦窗词“骚体造境”阐释法献疑——与吴蓓女史商榷[J]. 中国韵文学刊, 2012, (1).
- [9] 张如安. 吴梦窗生平考证二题[J]. 中国韵文学刊, 2000, (2).
- [10] 孙虹. 吴梦窗年谱[M]//词学: 第26辑.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72.

（责任编辑：言省）

